

胡 璉 二 、 三 事

抗日战争之初，为了寻找救国的道路，胡璉和我三度同学，情趣相投，谊同手足。最近几年，迭经耳闻，其人曾任蒋军盘踞金门司令。往事历历，甚为怀念。

一

胡璉是本县孔城区石南乡人，自幼给叔母过继。叔母是个独身的孀妇，家庭属小地主（从昔日交谈中得知，土改时所划成分无从获悉）。

芦沟桥事变暴发不久，三七年冬，他愤然走出课堂，参加“安徽省学生战时训练总队”受训。结业时虽值春节，却不留恋温暖的家庭，立即奔赴各地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

三八年四月，他又奉召到六安“安徽省战时乡政训练班”学习。结业不久，国民党抗日前线军队一溃千里，桐城沦陷，他只得走上流亡的道路。

同年农历五月底，我流离漂泊刚到湖北黄梅，他和另外二位同学——齐应田、钱叶茂（他俩同属现在棕阳县人）也陆续到达。萍水相逢，分外亲密。交谈之下，得知他有一位堂叔（名叫胡克明）时在粤汉铁路任段长。他见到我们都显出无处投奔的忧虑神情，立即坚定地表示：“今后，我们一定同甘苦、共患难，如果我有安身之所，绝对不会抛弃你们！”从此，我们结伴西行。到武汉，我正病倒，那位钱叶茂却暗自通过曲折的渠道，找国民党中央执委方治介绍到国立第八中学（其前身为安徽八临中，后迁驻湖南洪江）就读。他得悉之余，大为不满，十分气愤地说：“这个家伙！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还进文学校，梦想追逐个人的前

途。何况汪某（指我，当时名“保荪”）现在还病着呢！”

我们到达长沙，他的堂叔表示不能同时为三人安排工作。他就斩钉截铁地对我们说：“不去找他了！我们设法参加军队，坚决打回老家去（《打回老家去》是当时流行的抗日救亡歌曲）。”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慷慨激昂的语言，使人为之振奋。不久，恰好伪“军委会战干第三团”到长沙招生。他和我们同时参加考试，并都被该团录取了。

二

三八年七月，我们开到江西吉安受训。他和我同编在第十六中队（驻吉安市南约三十华里高塘墟附近）。一个多月后，我又患重病，不久进入昏迷状态，转住吉安市天主堂医院。当时，他确曾实践原先的誓言，待我情同骨肉，每逢星期、假日，必往返六十华里徒步到医院去看望我。当我病情脱险，问及齐应田同学时，他才告诉我，齐在我入院的当天，就已“壮志未酬身先死”。于是，我们抱头痛哭。

三九年一月，我尚未出院，他已结业奔赴抗日的最前线。从此天各一方，很少相见。

三

四六年深秋，我四处流浪，寻找工作，道经徐州，得知他情况，特赴苏北双沟镇去探望。他时在李棠统率下的一个师部（该部番号已忘却）任教导队长，看到我一副狼狈相，深表同情地说：“你的衣服太难看了！我有一套制服、一双皮鞋，小了一点，你穿着吧。”我说：“现在到部队里去找工作并不太难，但是我不想干了。过去参加抗日战争，是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，即便牺牲疆场，也是光荣。”

的，现在中国人自相残杀（这是按照当时思想、立场的说法），血肉纷飞，有何意义？”他不以为然而又无可奈何地反问：“不干又有什么出路呢？”

从这次见面之后，他和我就分道扬镳。四九年初春，我在屯溪伪皖南行署任职时，还接到他从广州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。

解放后，根据事实推断，他早在大军渡江之前，就已追随蒋军跑到台湾。往日一个赤忱爱国的青年，竟然走上了分裂祖国的道路，深为惋惜！

今年春节，又曾耳闻，他已于去冬取道美国回乡探亲，但未得到证实。

去年初冬，我追忆往事，不禁想及胡珪。为加速祖国统一大业完成，意欲促其兴起忆旧思乡之情，曾写就两首至今依然无法寄去的诗。兹附录于下，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。

寄在台老友胡珪

—

少 时 联 袂 出 乡 关，
国 破 家 亡 气 若 山。
投 笔 奋 身 作 孤 柱，
挥 戈 击 楫 挽 狂 澜。
楚 天 风 雨 同 裘 马，
赣 水 漂 流 照 胆 肝。
回 首 烽 烟 犹 在 目，

只 今 岁 月 换 人 间 ；

二

一	从	蓬	左	别	君	顾	，
染	却	流	光	髯	已	班	•
苦	恨	连	手	邀	明	月	，
依	然	不	照	故	人	还	！
几	回	入	梦	登	天	柱	，
万	里	凝	眸	望	玉	山	•
迤	迤	天	涯	何	处	是	？
孤	鸿	目	断	水	云	间	•

汪 子 善

一九八四年十月

罗成均枪杀光香九

光香九系桐城城关人。家庭算个书香门第、地主世家。他的哥哥光龙闻是前清进士出身，在段祺瑞政府当过秘书长，煊赫一时。光香九文化水平不高，管理家政。他爱养猫，家里经常保持大大小小几十只，饲料之精，超过平民生活。光籍哥哥权势和家财富有成，为豪绅，上通官府，下压平民。

自古道：老虎下山要拜拜当方土地（菩萨）。从段政府以来，历届桐城县长，下车伊始，照例去拜望九老爷，以託庇佑。

抗战军兴，日本飞机经常于清晨轰炸桐城城关。白天防空，城里居民大多进山躲避，学校也到毛河山林中上课，傍晚一律回城。而城里富户多举家迁往唐家湾、叶家湾一带山区避难。光香九家也寄寓唐家湾。

一九三七年，广西人罗成均出任桐城县长。这人思想激进，嫉恶如仇，虽不是共产党员，而生活起居，处人处事，却有共产党人作风。他照章办事，不买当地士绅的帐。对于坏人坏事，深恶痛绝，且有整顿之心。

当时县政府秘书刘福鹏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徐伊复，都是共产党员，是地下工作者。他们早想惩治光香九，以杀一敬百，可惜自己没有权力。正好罗成均想有所作为而当地豪绅把持政治，碍手碍脚，便十分憎恶。刘福鹏等乃趁机吹风，使罗成均更加恼火。于是决定先除光香九，再杀周松如（桐城东乡豪绅）。

一天，罗成均派学兵队队长叶大包（绰号）带轿子到唐家湾接光香九回城议事，光信以为真，立即赶回。一到县府，便被关押。第二天由军法官吉某（山东人）提讯，宣布死刑。仍由叶大包带人

执行。光香九走到文庙前广场赖地不走，便就地枪决了。这真是迅雷不及掩耳。光香九的官府后台来电救护，已无法挽回了。

有人说：“杀了光香九，吓死妖和丑。”消息很快传遍全县，吓得一些土豪劣绅魂飞魄散，胆颤心惊，一时也不敢为非作歹了。

陆少扬供稿 光 昶整理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

☆

☆

☆

国民党桂系军队狂剿黄甲山区

一九四四年是驻皖桂系军队清剿新四军总动员的一年，在桐城范围内，黄甲山区首当其冲。该年农历正月初四日晨，椒岩保（今属唐湾乡）保长叶鸣琴（后来知道他是地下工作者）突然到我家，说昨夜国民党反动派广西佬连同桐城党政军排山倒海地进驻唐家湾，彻夜到处捉人，预料白天更要大闹，要我与前省立二临中教导主任吴小岩到唐家湾为群众说情，可能起到一点缓冲作用。叶这种想法很天真，把我看得太大了。其实他也有点道理，因为当时我任桂系第四十八军特别党部少校干事（后代理科长），叶估计只要我与吴能出面说情，总比不说情好，因此我就到唐家湾去了一趟。

在途中，我与大批广西部队相遇。抵唐家湾后，才了解到这批部队是向潜山官庄方向进发，由一七六师师长谭何易亲自指挥。我

因谭正整装待发，吴小岩又未前来，只得只身与谭会晤，仓促间，我只说山内老百姓，基本上都是务农的人。当时因送行的人很多，未作多语。留在唐家湾的反动派，尚有一七六师的部分军队，伪桐城县政府与自卫队等。总之，反动派的妖魔鬼怪，配备齐全，应有尽有。

一天，桐城调查室在彭姓大楼上大肆讯问，我前往一看，只见楼下坐了许多被捕的人，楼上正在行刑逼供，农民有被吊的，有坐老虎凳的，有被鞭子打的，农民在严刑拷打之下，号呼惨叫，只得胡扯一起，有的说把新西军买过柴米，买过菜蔬，这样，就认为自首，并依照规定，逼每个自首人供出另外参加新四军的三个人。这三个人有两个限制，一是如涉及新四军中钟大潮、张伟群、张奇、刘德青、彭庭举等，一概无效。二是后一个自首人供出的人，不能与前所有自首人供出的人相重复。你想想，一人供出三个人，三个人供出九个人，九个人供出二十七个人，依此等比级数地无限增加，只要是人，都被株连。

反动调查室这样强迫自首，其它县自卫队和广西军队也大同小异地这样办，这样还嫌笼统，详细点说，老百姓在反动甲单位办过假自首后，又被乙单位抓去，重新拷打审讯。被抓的人说，我已在甲单位自首了，乙单位说，在甲单位自首无效，必须在我单位自首才合法。他们几个反动单位，争权夺利，把老百姓搞得水深火热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人心惶惶，不可终日。

反动调查室与自卫队把被捕的老百姓，男女混杂，关在一起，生活上折磨是可以想见了。特别印象最深的是，广西军队把叶家湾叶超恒等八个人，用铁丝套在每人颈子上，八根铁丝各穿过一根约

三尺长的竹筒后，连在一起打个结，如此，八个成为一个整体，同起同立同行动。睡眠时，八双脚放在一块，八个人身体成辐射状散开，八个竹筒放在被条上，使八个人条条直直，不能展转动弹。群众说，人上了脚镣手铐，颈子上戴上枷，还可单独行动，现在反动派把八个人连锁起来等于共一个大枷，真是奇刑酷刑，旷古未有。

关于自首，还有一段笑话：椒岩保桦皮岭瓦匠叶芳禄被桐城自卫队抓去，附近群众很诧异，认为叶芳禄一向老好，兢兢自守，怕树叶打破头，为什么被捕呢？他的儿子叶孔元已十七、八岁，因其父被捕，逢人磕头，请求营救。有人向自卫队探知叶芳禄的罪行，说纵容儿子叶孔元当新四军，逮捕叶芳禄是押交叶孔元，闻者都为叶鸣冤叫屈，也为这事荒唐可笑。因为叶孔元是个似痴非痴的人，怎能当新四军呢？自首要交待参加新四军的经过，怎样凭空措词呢？叶孔元口齿笨拙，又怎样说话呢？这些一系列的问题，确实难倒了一些人。最后，有人替叶孔元编了一篇假自首的台词，反复训练，例如自卫队如问你何时参加新四军，你就讲某年某日；如问你把新四军做过什么事，你就讲买过菜买过柴。到正式自首时，自卫队问叶孔元何时参加新四军，叶答，我就讲某年某月，问做过什么事，叶答，我就讲买过菜买过柴。几句问答之后，弄得自卫队莫名其妙（因为叶的答话，每句开头都有“我就讲”三个字）就打了叶孔元几个耳光，叫他滚走，其父叶芳禄也随即被释放。群众说：“我就讲”这幕戏演得好。把国民党强迫群众自首，演得啼笑皆笑，臭不可闻了。

国民党反动派进驻唐家湾几个单位，争权夺利，蹂躏老百姓，凶恶残忍，略如上述。还有一件血腥的惨剧——枪毙青年学生叶树

敏。事实是这样，在反动派进山的当夜，派枪兵到叶家湾乱捕人，冲到叶树敏家，看见桌上有麻将牌，而没有打牌的人，认为一定是跑掉了新四军，就以窝匪罪名强加在叶树敏身上，逮捕到唐家湾，关押在自卫队内。叶树敏的父亲叶茂桐先生当时在武汉大学教书，闻讯即电请一七六师参谋长张汉英营救，过去叶茂桐与张汉英曾在桐城中学共事多年，很友善，但张汉英没有答复。一日，广西军队李营长由桐城大关回到唐家湾驻地，立即派枪兵向桐城自卫队要来叶树敏，不加讯问，即把叶树敏解到唐家湾大河滩，予以枪毙。群众莫不为之万分惊异与悲痛。事后听说李营长怀疑桐城自卫队接受叶的家属贿赂，置广西军队于不顾，一怒之下，把叶枪杀。反动派如此互相猜忌，草菅人命，叶树敏虽丧失了宝贵青春，而反动派在人心上遭受莫大的损失。

反动派风狂进剿山区，强迫群众自首，认为自首者都是新四军，其实一个真新四军也没有。但这些被捕的大批群众，如何处理呢？反动派要每个自首者取店保，商店又要私人具保，保证以后随传随到，否则就要把自首者逮走。自首人家属要求我与吴小岩设法，结果，我与吴向唐家湾三义堂织布机房具个总保证书，规定以古塘小河为界，河以东自首者归吴小岩负责，河以西自首者归我负责，就这样，自首群众统统回到家中。但用铁丝连结的叶超恒等八个人，不准具保，仍带到桐城监狱内关押，闻以后也陆续放回。

当时国民党桐城县长广西人陈汉流在唐家湾对我很怀疑，听说陈回到城关，在一次大型宴会上，说我不通匪，也怕匪，但听众没有什么反应。

我在唐家湾，亲见亲闻国民党反动派清剿的事，越清剿越丧失

人心，谁爱国，谁祸国，人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
胡 轶 群

八五年八月追记

☆

☆

☆

史尚宽是怎样当“国大”代表的

一九四八年春，蒋介石玩弄假民主，在南京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，选举总统、副总统。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有蒋介石、李宗仁、孙科、程潜。

前一年，各地就开始选举“国大”代表，纷纷拉票贿选，不一而是。

桐城县政府受省政府的指使和干训生联络指导处的密令，要求选干训生蒋抚为“国大”代表，以支持李宗仁。

蒋抚（字方九，孔城区人）是桐城稽征处处长，是干训生中的核心人物。既有上级暗示可以参加竞选，于是积极开展活动，安排各区主任，各乡（镇）长，密切配合，大力支持。很快准备就绪，只等投票了。

一九四七年农历二月初，忽然史尚宽回到桐城参加竞选，惊得大家目瞪口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史尚宽是由省、县党部支持的。他摸清桐城选举工作活动情况

后，便利用权势和亲戚关系动员蒋抚让票，蒋抚的老婆是史尚宽本家，慑于史的权势，当然就不好针锋相对了。

一天晚上，在蒋抚家里开会商量。当时在座的有倪小池、徐超武、汪立民、刘爱农、唐鲁雅、陆少扬等一班实力人物。史尚宽开诚布公地说，“不是我想当‘国大’代表，而是中央（孙科竞选是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支持的）叫我回来竞选给孙院长（孙科是立法院长）抬轿子。我是立法院秘书长，全国有数的大法官，还要当什么‘国大’代表呢？实在是出于不得已。……我看，方九（指蒋抚），你年纪还轻，将来给你弄个县长做做，还差不多。桐城这样有名的大县，有名气的人也多，你当‘国大’代表不很恰当，首都谁认得你呢？……”。经过形势分析，大家也觉得言之有理，同时也怕得罪他，只好唯唯就范。于是史趁机又说，“我官虽不小，钱却不多，也实在没有钱，最多只能请四、五桌客，务必请大家帮帮忙……”。

在桐城，蒋抚是初出茅庐，官卑职小，没有名望，当然敌不过史尚宽。既然用“国大”代表能换个县长，又何乐而不为！当晚协商结果，史尚宽请了几桌客，便风平浪静地当了“国大”代表。

一九四八年农历正月初，蒋抚在家大安身不动，纳福过年，忽然接到安徽省政府电报，叫他去当和县县长，并“先行到职”。蒋抚自然是大喜过望，便带着电报上任了。可惜昙花一现，好景不长，只做了八个月县长便解放了。解放后，蒋抚病故。可谓营营而生，草草而死。

附：倪小池：县干训所教育长；徐超武：县民政科长；
汪立民：棕阳区主任；刘爱农：孔城區主任；
唐鲁雅：义漳區主任；陆少扬：汤沟區主任；

陆少扬 光 昶
一九八四年九月